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六

迪功郎新起興府岷州主簿目郎

惟 上進

書

荅謝民師書

荅劉沔書

荅王庠書

又荅王庠書

與宋鄂州書

荅李方叔書

荅謝民師書

名半殿新塗人與其父懋叔岐弟世充元豐八年間嘗進士第時號

四謝後為廣東懷幹偶過公還自海外以文相世來遠有此書蓋庚辰元符三年也嘗恨世上无真是詩公大加稱贊

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其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

臨傾蓋如故

漢鄭陽書云曰頃蓋如故

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

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

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

斐然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賦

出于晉人問陳之罪子產設辭以對之士莊伯不能

言之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

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

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其大不然求物之妙如擊風捕

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

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

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

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雅蟲篆刻者其太元

法言皆是類也

韓傳云非以為野莫大於易故作

而獨

悔於賦何哉

童子騷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終

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

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史記屈原傳云

佳小雅怨誅而不亂若推此

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

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

馬相如同科

吾子篇又云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雄之

陋如此比者甚衆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

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

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湏惠力法兩

堂兩字軼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

寫未能如教然軼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有所欲記

錄當爲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親念之意今日至峽山

寺少留即去愈遠推萬萬以時自愛

荅劉沔書

沔字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所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文字言語見知於世亦以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瘖默人然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謂亦皆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為多言者之戒也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統即昭明太子武帝之長子也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補使玉賦高唐之

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如子虛亡是公等皆賦

之明日以告玉復使玉賦之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而

矣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而

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

詩有江漢之語文選蘇武詩云俯觀及陵與武書詞句

儂淺正齊梁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

元獨知之子元史通別傳九條云李陵樂有與蘇武書

有以爲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怨矣范曄作蔡琰傳

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

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

語哉後漢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

於南匈奴左賢王曹操素與邕善乃遣使者以金璧贖

之文相感傷亂離迫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

人脫弱來兵皆胡毛又云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

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觀此則瑛乃因卓亂而流入於

胡也及以蔡邕傳效之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

乃允始收邕付廷尉治罪遂死獄中是卓之方亂邕尚

無恙也邕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魏文帝典論曰今

字伯喈也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魏文帝典論曰今

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

平劉正期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无所假建安乃後

漢獻帝非東漢詩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

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

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真有作者風氣知足下

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智而

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公有三子長曰邁次曰迨

之為小坡有斜切曰過過字叔黨公嘗曰迨

川焦行於世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

為數日喜寢食有味叔黨志願賦叙云昔余侍先君

實藏之類將以混得喪志焉旅非特以自廣且以一篇為

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則公所謂時出一篇為

老

數日喜者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  
此類是也  
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有後也故勉作報書  
忽忽不宣軾頓首

荅王庠書

庠乃子由婿公嘗與魯直書云姪婿  
王郎名在蔡州人文行皆卓然筆力

有餘出語不几  
可收爲吾憤也

遠蒙差人致問安否輔以藥物春意甚厚自二月十五  
日至七月十三日凡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  
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跋涉萬里比其  
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  
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重居此固宜無足言者  
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煖  
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



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甚泰然不煩深  
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  
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足矣不可以  
有加矣經說一篇誠然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  
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乎  
文章猶爾況於道德乎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  
一日忘漢陸賈之為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  
相和調則大計自定陸賈傳云諸呂擅權陳平患之賈  
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鮮有變則權不分權不  
分爲社稷計在而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  
平用其計已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氏覺悟誅兩人  
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  
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

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

子弟豈意親姻中乃有王郎乎晉下屬之妻謝氏字選

叔父安曰王郎選少子不照汝何謂也答曰一門叔父

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子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

翰墨故借州此語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

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益厭之未必得也

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

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

又荅王庠書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發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邪少年

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犬略與近歲應舉

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

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才

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  
欲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  
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  
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  
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  
故寶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  
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  
化之術可笑可笑

與朱鄂州書

鄂州名壽昌字康叔嘗爲郎曹少  
不知用所在籍官走天下求之五  
十年刺血書佛經志甚苦熱寧不入蜀得  
之於同州迎以歸公啓賦詩以美其事

載啓近澆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  
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

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  
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鄂  
渚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  
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  
亦不忍率常閉目背而以手按之水盆中唧嚶良久乃  
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  
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死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  
割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  
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京  
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  
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  
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

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姪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于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喻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斂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家言殺生之罪以殺胎

外爲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  
真可謂無辜矣悼菴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  
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  
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  
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  
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晉王濬傳云濬爲巴郡太守  
不養濬刀嚴其科條免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收復所  
全活者數千人及濬統兵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  
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  
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古之循吏如此類者  
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  
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  
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朞  
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

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  
惟爲民自重不宣軾再拜志林云近聞黃州小民貧者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軾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變此風而黃之土古耕道維推魯无他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不舉子者少遺之若歲沽得百箇小兒亦開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 荅李方叔書

方叔名鷹陽翟人王直方詩文發舉而方叔下第故有詩云平時漫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山谷和平時漫說古戰兼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蓋是時山谷亦在貢院也

軾頓首李君先輩足下別後適中得二書皆未果荅專  
人來又辱長牋且審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  
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

歛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

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

論所著唐史七十五卷詔赦秘閣僕不識之翰今見此

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之翰論曰劉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翰論曰





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險德以恤人隱謹法  
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於幾行以察取士  
得失焚香以讀大臣章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  
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猶母也不能盡禮事之  
反致暴崩為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遂之  
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開  
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致內臣爭立嗣君皆舊史所  
幾至於亂是宣宗區區為善止於小節爾  
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公誌文  
歐陽文忠公為之翰墓誌云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  
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  
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一日聞公論也司馬君實跋尾  
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  
溫公跋尾大畧云珠公著此書甚自重惜當別錄其藁  
於荀必盥手然後答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  
患財貨盡棄然後答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  
公私少間則增損較易未嘗去手益復慨然足下  
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  
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  
以求信於後世不亦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

東坡文法四六

九

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

欲人以周孔譽已

柳文復杜温夫書云書抵吾必周孔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獨於朝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公有近日士大夫之說殆爲介甫發也

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

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

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君讀其

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形君爲賜大矣

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遊者

皆好學喜事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誌文則未

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旣除然後

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

此則見孔叢子流志昔温嶠以未葬不得調嶠侍即初嶠欲將  
劉昆之命於江南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  
後母亡嶠泪亂不進婦葬由是固避不拜固請北歸古  
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  
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  
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東臯雜  
方叔孫東坡文云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右士明一  
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人多傳誦之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卷第四十六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七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擘 上進

書

荅毛滂書

荅李端叔書

荅李昭玘書

荅俞括書

荅張嘉文書

上韓魏公葬董傳書

荅毛滂書

女宴客有歌贈別小詞卒章云今夜山城  
春斷魂分付潮迴去公問誰所作或以毛  
法曹對公語坐客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  
知載之罪也翼日折簡追回畱連數月每  
預文酒之會俾民因此得各寫常之韻語  
陽秋云東坡善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  
極口褒賞使其有同於世而後已故受其  
獎若東坡亦踴躍自勉察於修進而終為令  
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  
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  
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  
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惟名實不可欺  
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  
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  
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  
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  
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  
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弊貺之重不敢不尽  
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荅李端叔書

名之儀少登科元右中馬密院編  
修官能詩善屬文工於尺牘陳坡

嘗謂得發  
速三昧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見所作  
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  
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  
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荅頑鈍廢禮一  
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過益隆覽  
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  
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邪不肖爲人所憎而二  
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文王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  
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  
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  
第貪得不已又率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

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若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說之至今坐此得

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

漢書傳云高帝使使

後漢書已行上怒罵致曰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

遠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攪說得失此正

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

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

處往來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

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

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

於人皆物之病也適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



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荅李昭紀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輒思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復來書累留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

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一者今雖  
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  
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  
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軼蒙庶粗遣每念處世  
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  
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  
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  
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  
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  
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  
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  
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

張儀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  
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  
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  
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為作祠堂竟不暇此為遺  
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  
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為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順  
時自愛謹奉手啓為謝不宣載再拜

答俞括書

括字資深嘗為安州守

載頓首再拜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寵訪示長牋及詩  
文一軸伏讀累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  
與手辭者達是而已矣文人之盛莫若近世然私所欽

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宣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繕

寫奏御臣嘗有乞校正陸宣公奏議進御奉狀其末云

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區區之忠自謂

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庶幾於孟軻之欽王且欲舉天下家藏此方人挾此術

以待世之病者此仁人君子至情也今覽所示議論自

東漢已下十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濟世之實用

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

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

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若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

氏皆以藥顯然孫氏斷於治病而不擇甘苦而劉氏專

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

使君為此文恐未必售於世售與不售豈吾儕所當掛

口哉聊以發一笑耳宣公奏議有一表謾以奉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目昏自書草草不罪

荅張嘉文書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兆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

草草

上韓公乞葬董傳書

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於明嘗在鳳翔與東坡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賦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

韓魏公鎮長安傳有詩云古來風義遺於世公

舉薦主稀韓方舉之傳已亡矣

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

許嫁我其妹公和傳留別詩有賦引行看擇若免喪得  
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  
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  
然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  
邪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  
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  
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  
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  
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  
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李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  
在坡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  
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

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七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擘

上進

記

仁宗皇帝飛帛記

喜雨亭記

凌虛臺記

鳳鳴驛記

墨妙亭記

仁宗皇帝飛帛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遠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盛至獨私竊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

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淳朴愷  
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  
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  
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  
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  
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位者與有  
力焉太子太傅安簡王公諱舉正本傳云舉正字伯仲  
世爲魏人體部尚書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  
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  
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請  
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公嘗  
爲太

常侍上又

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

史記封禪書云百人公孫卿言黃帝鑄鼎成有龍垂胡  
上黃帝黃帝不得上廼抱其弓與龍顧龍顧龍顧龍顧  
名其處曰鼎湖保曲阜之覆後漢東平王蒼傳云魯  
其弓曰烏號保曲阜之覆後漢東平王蒼傳云魯  
每則德盛者光遠也注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  
聲趙岐孟子注云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不若推點  
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杜預左傳注  
蒲蘓柳子厚題退之自頌傳後言文王之昌蒲蘓屈  
到之芝尚替之羊糞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不  
若因褒貶以想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  
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  
音相與勉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忘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

周公既得命禾旅

漢武得鼎以名其年

武帝得鼎於汾水

叔孫勝狄以名其子

春秋文公十二年鄭駟侵齊遂

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

冬十月甲午照狄于鹹

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杜預注云得臣待事而名其三

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

扶風之明年

扶風即鳳翔府時陳希亮公弼守鳳翔

始治官舍為亭於堂

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木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

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

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

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

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

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

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

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邪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濡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凌虛臺記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

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  
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道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  
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  
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危  
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  
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  
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  
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  
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邪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  
臺之復爲荒田野草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  
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館下見皇覽其南則  
漢武之長楊五柞長楊又幸五柞宮皆在臨及武帝嘗開長

名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後帝怒素懼封仁壽宮規模爲  
當自免已而唐之九成也高祖武德元年廢麟遊郡爲  
果然見本傳鄆州有九成宮即隨之仁  
壽宮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  
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  
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  
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  
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  
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  
之記遺事別錄云東坡簽書鳳翔每作齋黹等文公  
必塗改數往反至爲公獨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  
穆公折年樂泉南則漢武長楊五柞至于終篇公獨覽  
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載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  
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

丙申年二十

仁廟嘉祐元年

東遊京師故取道風翔

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

其後六年為府從事

嘉祐六年公年二十六應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風翔府

判官是歲十一月到任

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

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

歸其家皆樂而志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

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

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而成用夫

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甃坏釘各以枚計稍

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

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

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



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與  
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則躁否則惰  
躁則妄情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  
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  
齟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爲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  
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婉婉者而安植之求其蒙首  
者而䟽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  
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  
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  
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  
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

則是真足書也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晉謝靈運詩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巡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常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

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  
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  
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  
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時熙寧五年公通  
判杭州公儼至湖  
文集有將到湖州  
寄朝孫莘老之作周覽嘆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  
余凡有物必歸於尽而持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  
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  
久今乃以此托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旣昔  
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  
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後  
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  
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

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  
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  
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  
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八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卽

曄

上進

記

簣管谷偃竹記

張氏園亭記

石氏畫苑記

石鍾山記

簣管谷偃竹記

左太冲吳都賦云其竹則簣管李善曰竹名也簣管生水邊長

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與以南汉後小者夷人績以為布葛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  
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  
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  
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

所見如免起鷓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文與

同梓潼人登科權館職出典夙元洋湖數郡予不能然

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

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

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

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

者取之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惠文君解牛奏刀騞然莫

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矣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砥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

庖丁之言得養生焉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

言曰公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

得於手而應於心臣不能論臣之死矣是以行年七十而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今夫夫子之託

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  
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  
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  
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  
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  
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  
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雞縮  
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縮二百五  
十四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縮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  
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  
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矣  
然二百五十四縮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管

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篋管谷在

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篋管谷其一也予詩

云漢州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擇龍料得清貧饒太

守渭濱千畝在曾中史記貨殖傳云渭川千畝與可是日

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

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子

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

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魏武紀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

祀於大尉橋元夜當令載公祀文曰又承從容約誓之

言刑誅之殘雖有經由不以中酒隻雞相沃醉車過三

步履痛勿怪離煇時戲笑之言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

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與可送公

云北客持乘休問事西湖坐好莫吟詩篋管如此

可見其親厚既問後公竟坐枕之詩什遂被篋云



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淨濁流陸走荒靡陂田蒼莽行者勸厭  
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  
然以高喬木翦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  
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荷桐檜栢  
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屢室有吳蜀  
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  
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  
舟三宿而至其下有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  
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  
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  
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

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蕤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跣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

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爲南望靈壁  
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  
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

也

老泉嘗有送昌言  
出使叙見集中

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

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  
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  
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  
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  
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  
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

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昇置其家親  
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  
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  
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  
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  
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  
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  
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  
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  
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  
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  
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

二月日趙郡蘇軾書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沉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公自黃州量核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空空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

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

山上栖鷓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

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

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

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

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

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鏘鞳之聲與向

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

者周景王之無射也

左傳曰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射無射以爲樂也

乎夫祭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

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

無射鍾名律中无射嶽者橫大不入

莊子之歌鍾也悼公悼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

魏

注云肆列也莊子即魏絳諸本多作魏絳也疑傳寫之誤

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

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

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

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

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

渤之陋也公云水塘東陽皆有水梁同泉流空巖中自

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乃

行兩山中巨石磊々如牛羊其聲空磬然真石磬聲乃

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无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

月五日自南陵還適過南安軍法振

吳春示田所作石鐘山記復題其末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九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嵎縣主簿日郎 擘 上進

記

韓魏公醉白堂記 錢塘六井記

倅廳題名記 張君寶墨堂記

超然臺記

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

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樂天詩云池上有小

有新曲酒二入無何見長慶集公歌云韞老新成

知幾曲醉二入無何見長慶集公歌云韞老新成

池上堂因憶樂天他上篇祭天先識勇退早蒙二萬世

清風傳占八中求尚難擬自顧愚者孰可肩又云酒

陶然睡馬士醉耶何有但浩然人生所天下之士聞而

適貴自適斯適豈異白樂天見安陽集

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  
戰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即英宗仁宗宗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公本傳云仁宗方選至琦爲相倚任尤至卒之天下晏然百武定亂略昊之務姓遂安刑罰衰止衣食滋殖琦之力也昊之務招討使後元昊卒稱臣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在

七英宗時定業立陵使旣復英宗繼而父立神宗及為急賢才

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英宗繼而父立神宗及為急賢才

不悅必取用之故終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

想聞其風采公行狀云公知定州素聞兵騎不可使至

者川首斬軍門外由是定兵精勁齊一隱然為雄聲

動虜中又塞上謠言有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公骨節

之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温公撰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

警嬉遊自若曾无驚視傾听切語之此公之所有而樂天

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樂天自

和三年稱病東歸求為分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山

水園池之樂樂天傳云居易被遇憲宗時事无不言然

山都所居履道里跋沼植木建石樓香府有餘帛廩有餘

粟而家有聲妓之奉舊史又云居易作他東粟廩他北

此樂天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

文采表於後世樂天傳云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

其文章精切然最工詩觀公傳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

道德高於古人樂天傳云居易死江州司馬屍失志能

又韓公同坐光云公為宰相十年當朝廷多故公樹大

節如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或以明哲保身為言公

非如何耳至於成敗天也聞者愧服其忠勇此公與樂

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

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

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

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

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

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

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

左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飲

晉兩為御叔御叔在甚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巳兩行何以聖為注云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人

白圭自以為禹

水也愈於禹

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

長卿傳云相如始名大子既揚雄自以為孟軻法言吾

李蒙謂相如為人更各相如

古者畏墨塞路孟子辨而關之鄭如

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崔浩自以為子房

此史崔浩傳云浩嘗自謂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

木比張良而稽古過之

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魏公有人

忠彥乃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

告軾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

五代史吳越王

千四年銀茶捍海塘作障湖通江門江濤漲之板築不

能就鏐以強弩數百射濤頭作詩投於海門濤趨西陵

功乃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

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

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

水以足民用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若民希少唐刺

邑日寧教杭人至今祠公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

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白居易爲杭州刺史也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

見石函記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

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

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

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

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由湧金門並湖而北有

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

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  
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開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  
太守陳公述古始至述古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  
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卑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  
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  
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  
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全緝罅漏而  
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  
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  
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  
矣疏湧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  
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

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扃鑰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密州倅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



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旣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餘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謹語言與人無親踈輒輸寫府藏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咨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旣故人而簡易踈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聽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

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  
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事見羊祐本傳夫使天下至今知有鄒  
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  
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  
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  
者暢然長思而一歎也

張君寶墨堂記

名坎山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  
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  
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表  
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  
又相與笑之以謂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

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高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莊子外物篇云堯與許由遊於野孔丘知之以爲博莊子秋水篇云五帝之所好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自多也不似彌向之自多於水乎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推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斷棺而求之墨藪云魏鍾繇見蔡邕筆法血繇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來之不與及死繇死繇令盜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勝無死筋者病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

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  
好書所蓄古今之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  
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  
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公詩話云熙寧  
五年內載往通  
判杭州日太子中舍越州簽判張安山有書求軾作寶  
墨堂記其間有學醫之說軾以謂李醫者當知醫書以  
窮疾之本原若今庸醫醫者多妄投藥石以害人命意  
言不練事之人驟施民政喜怒不常有害人甚於庸醫  
之未  
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  
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  
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  
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竒偉麗者也  
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  
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  
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  
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  
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  
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  
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彼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  
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  
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公靖年三十九就杭州通判  
詩序云余昔通守錢塘終益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釋  
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公以熙寧七年秋末去杭適密釋

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

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

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

公後把菊賦序云移守解西意

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人固疑余

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

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

園圃索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全

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

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

遠度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

適也

父嘗有於山五峰其一則廬敖洞公自注云按廬山遠得道而淮南子注云

廬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

上度平神仙亡而不返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秦

樓公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太公封於齊故遺

尚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水

注曰濰水導源濰山顧師古則云濰水出琅邪即禹貢

戰夾濰水而陳用決襄壘水之計擊殺龍且後信竟以

謀叛於長樂鍾室故公俯離水因思而弔之苜漢魚

隱胡仔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有南望馬耳常山之

則廬山西望絳陵北俯濰水之說此語蓋效習鑿齒之

書後注章作京口月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

悲感略無歡情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陸中想則

南聯城邑懷羊公之思鳳鷗之志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

梁追德之遠未嘗不徘徊日惆悵徐之友肆聯觀

記云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鷗多皮之所

豫州太傅之所擊楫而誓也前後格致大率相類臺高而安

深而明夏涼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

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

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  
其臺曰超然老子曰雖有榮觀宴處超然熙寧七年予  
由為齊州掌書記故在濟南賦見本集

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一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擘 上進

記

獎諭勅記

滕縣公堂記

遠景樓記  
放鶴亭記

零泉記

獎諭勅記

熙寧十年公在密州任歲七月河決曹

州未列政知徐州是歲七月河決曹

州未列政知徐州是歲七月河決曹

州未列政知徐州是歲七月河決曹

州未列政知徐州是歲七月河決曹

勅蘇軾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

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  
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全固事河之爲中國  
患久矣迺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  
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熙寧十年七  
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  
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  
而止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  
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  
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  
麓戲馬臺在徐州彭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  
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  
成之明日水自東門隅入遇堤而止水窻六先水未至

以薪芻土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方皆積水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父塚之東西 記曰彭城南有亞父范增冢冢高四十餘丈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趾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遂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一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之已而澶州靈平埽成水不復至臣軾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

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  
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  
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  
之熙寧防河錄云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  
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  
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  
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  
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  
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  
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

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  
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  
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  
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  
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  
者畢出數十百人爲農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  
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二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  
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  
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  
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  
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  
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

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  
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  
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  
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蒲將代不  
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  
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  
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  
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  
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  
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  
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措及史之闕文也有  
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夫有大損益也

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  
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  
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軼將歸老於  
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  
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韓退之重修滕王閣記云其江山之好登覽之樂雖  
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此記結題頗相類

###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  
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是故飲食必  
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  
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儉陋不如  
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

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  
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  
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  
來所在務爲險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歌仄腐壞轉以  
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  
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  
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  
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攝爲令復一新  
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  
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  
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  
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



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齋

魏志徐軌傳或問

人以為通自在徐州又徐州人以為介何也

州軍州事蘇軾記

放鶴亭記

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

無幸而徐公之有常也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

張君名天翥

水及其半崩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君之東東山之麓升  
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  
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  
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

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  
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徠東山  
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  
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  
之樂乎雖南而之君可與易也莊子鵲服見夢莊子曰  
死王君於上无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  
春秋雖南而正亦不能過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  
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  
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士其國  
左傳懿公二年狄人伐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將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懿公聞之曰余焉能戰狄果  
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  
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晉史劉伶  
傳伶字伯

倫沛國人也。不以家產有無為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鐘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體如此。未嘗措意。人荷鐘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體如此。未嘗措意。有濟世志。蜀魏晉之際。天下一多故。由是不與世事。遂幽僻。以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翩然歛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覆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太而下臨城中  
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  
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  
武濱海多風而漭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  
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  
八年春夏旱軼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  
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  
餘流溢去遠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  
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  
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丈一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  
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

雩者祈雨之祭  
名雩元曰雩者

而請雨也可也吁嗟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更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零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軼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零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籲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弃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目郎 擘 上進

記

李太白碑陰記 順濟廟石弩記

南安軍學記 清風閣記

衆妙堂記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求王璘璘乃元宗子安祿山反詔璘領山南

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見

富且強遂發兵反後為皇甫洸所殺先是璘辟白為僚

佐及起兵白逃還彭澤璘敗當誅郭子儀此豈濟世之

人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畢公名士安字仁不亦

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

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

夫爭事之太白使脫鞵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白傳云

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適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宮白妃輒沮止使之得志必不

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

云戒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人開濟明豁包含宏

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驟前踏藉貴勢出不休顯

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

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此贊見文選第四十七卷遊方

之外見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來王璘當由迫脅不

然璘之狂肆寢陋本傳云璘貌陋甚不能正視於事不通曉雖庸人知其必

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郭子儀傳云初白游井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

法免為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



可以不辨

順濟廟石磐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僭耳北歸

僭耳即借州

登極大赦量移廉州安置又經皇子赦恩後得州團練使東州居甘未至京州授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生故云此婦 艤舟吳成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

還道遙江上得古箭鏃繫鋒而劔舂其廉可剝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括矢石磐肅謹氏之物也

史記孔子世家有集集于陳庭而死括矢貫之石磐矢長尺有咫陳偃公使之問仲弓仲弓曰準來遠矣此肅謹氏之矢也詩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於是肅謹貢括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謹矢分大卿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觀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既忘服故分陳以肅謹文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何為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于江中乃禱于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為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

既禱則使没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  
磬丹及箇籛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磬磬則楛矢石磬自  
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雋集于陳庭楛矢貫之石  
磬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  
荆梁而遠取之蕭謹則荆梁之不貢此又矣顏師古曰  
楛木堪爲笥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  
唐猶然而用石爲磬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  
物乎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于路寢孔子屢藏于  
武庫晉史云惠帝永平五年武庫火累代皆以古見寶  
之寶如孔子履漢相軻蛇劍盡焚焉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  
泗乃特爲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  
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南安軍學記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  
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  
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  
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  
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左傳  
十三年叔向告子齊曰晉禮主盟盟懼庶頑讒說不率  
有不治本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  
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  
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  
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

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

之黷之寄之之類是也王制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

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楚東方曰齊守於夷狄

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

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

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

有存者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

士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

者半又使公問之裘亨點揚觶而語公問之裘揚觶而

語曰如壯孝弟者半與若半序燕又揚觶而語曰好學

不在此位也蓋去若半與若半序燕又揚觶而語曰好學

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

馘魯頌泮水云矯二虎二武觀識乃所格者之左耳

禮曰受成於學

王制曰受成於學注云定良謀也

鄭人游鄉校以議執

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知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

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則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子產曰何為大人朝夕退而必為以講執政之善否其

辨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吾

不信也古之取士論政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

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

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黨錮傳序云太學

危言深論不隱憂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照誅履到門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

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

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夔曆熙寧紹聖

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

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成費於官者爲錢凡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觀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某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而從某者三百餘里彌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

局觀眉山蘇軾書

東坡有送軾蒙赴成節玉局觀詩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

又有過嶺一篇云初雨西望十千里乘興真爲玉局遊而東坡竟終於玉局觀見詩文致源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焉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

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感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  
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  
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感也風起於蒼苔之間彷徨乎山  
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窻欄楯慢  
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  
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  
嘗試以是觀之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簡易教小學常百人余幼時亦與焉居天  
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南海一日夢至其處  
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  
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余曰妙一



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

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雜草者曰是各一妙也子覆視

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渙然霧除霍然

雲散余驚嘆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事見郢人之

鼻斷莊子送葬過東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其

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斷之雖然目之質

死父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

子未覩真妙庖丁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

會非無挾而徑造也子亦見夫螭與鷄乎螭登木而號

不知止也雞俯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其蛻

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恍惚之中而候

伺於毫髮之間雖聖智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三

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頰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堂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軾書